

绮惑

〔香港〕亦舒





亦舒著

绮 惑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虞 苇

封面设计：柯 阳

责任技编：洪锦怡

本书原出版者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。征得原出版者同意，由本社修订重版。

绮 惑

〔香港〕亦 舒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2插页 120,000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558-X/I·509

定价：2.50元

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。

林振川下班回来，淋完浴，倒了一杯矿泉水，站在长窗前观天象。

他住在郊外，私家路连接的山岗上只有这一座三层楼小洋房，他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闪电自深紫色天空分叉劈下，照亮整个天边，然后隔三秒钟左右，雷声跟着轰轰响起。

林振川心想，这样大的能量，人类尚未加以利用。

雷雨风已经刮起，不知哪一扇门被吹得嘭一声关拢，林振川微笑，他想起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说过，他这个地方，活脱脱似恐怖片中的古老大屋，鬼影幢幢。

可是，那些女孩子不知道外头那些公寓房子租金多么可怕，且又不得安静。

一位女同事说，她住在十六楼，十八楼的人家有初生婴儿，每日喂奶的时分必然啼哭，脾气非常僵，三个月后，女同事听到那可爱的哭声，会得在自己的家中自言自语：宝宝勿哭，来了，马上来了。

她懊恼的说：城市人精神容易崩溃，泰半是住所挤逼引起。

林振川感喟，但是，做一个隐士，还真得耐得住寂寞才行呢。

他关上窗，坐老式真皮安乐椅上，开始看报纸。

雨下来了。

豆那么大，打在窗上，拍拍声也像撒豆。

振川叹一口气，这样的晚上，谁不知道最好是在家中招待美丽的女朋友，让她穿着烟霞色银灰的丝睡衣，坐在床畔款款谈心。

雷电一声接着一声，林振川无法集中精神阅报，窗外又白蒙蒙一片。

忽然之间，他看到一团白光，在大雨中似怪兽般朝窗口扑过来。

林振川知道这是一辆汽车。

半夜，大风雨，谁这么好的兴致来做不速之客？

他顺手取过电话听筒，可是电话并没有坏，为什么不预先通知？

车子停下来，车头灯熄灭，隔一分钟左右，有人大力按铃，急促而无礼。

林振川站起来，要去开门，那人已经等不及，他用拳头大力擂门，并且声嘶力竭的叫：“振川，振川！”

这种情形好不诡秘突兀，林振川忍不住一下子拉开门，“老孙，是你？”声音似他老同学孙竟成。

随着雨点扑进屋来的可不就是孙竟成。

他浑身已淋得湿透，喘着气，靠在墙上，手却伸出来紧紧握住振川的手。

振川连忙关上门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孙睁开布满红丝的双眼，“酒，有没有酒？”

振川斟一杯拔兰地给他，他一饮而尽。

接着他脱下湿透的外套，摔到地下，“再来一个。”

振川把整瓶酒塞在他怀中。

奇怪，老孙并不是冲动的人，今日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邪门，我真想不通，真是邪门。”他倒在椅子上。

雷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“振川，你知道我只有你一个朋友。”

振川看着他。

“我要说一件最最最妖异的事给你听，你要相信我。”

“老孙，你受了刺激，慢慢说。”

“你先应允，要相信我。”

“老孙，有什么理由，我要不相信你？”

“我就是怕你不相信。”

“老朋友老同学，我在你嘴里听过许多谬论，多一件不算多，说吧。”

孙竟成松一口气，他用手揩了揩面孔，想开口，但是像是不知从何开始，半张着嘴，发呆。

振川既好气又好笑，摇了摇头。

多半是失恋。

振川已有半年没见过他，听说是躲起来专心谈恋爱，此刻突然又冒头现身，又是落魄模样，不是失恋是什么。

孙竟成终于开口了：“振川，你知道我在一个月前订了婚。”

果然，是为了女人。

“不，我只知道你蜜运，订了婚吗，恭喜恭喜。”

孙竟成自顾自说下去：“我的未婚妻，叫柏如璞。”

振川听过这女孩，据说出身很好，家里做建筑生意，样子也不错，只是孙竟成从没把她介绍过给老朋友认识。

他曾狡黠地说：“免得你们抢。”

振川只听得他太息道：“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。”

孙竟成说的是英语，“是”用过去式，振川一听，不禁同情地欠一欠身。

莫非这女孩子已遇不测？

孙竟成又呻吟说：“我非常非常的爱她。”

他有点语无伦次，振川只得说：“你慢慢讲。”

“我们认识只得八个月。”

振川点点头。

“我们一见钟情，不能自己。”

振川莞尔，每一对年轻男女都这样说。

有什么关系呢，这是一个听故事的好晚上。

室内的暖气渐渐烤干了孙竟成的头发，他自斟自饮，振川也觉得他有点自说自话。

“自第一次见面后，我们一直约会，每一次接触，都给我不可言喻的感觉，振川，你试过没有，再笨的人也知道这是爱情，如无意外，我们早应结了婚。”

孙竟成用字十分肉麻庸俗，振川本想取笑他一两句，但是却被他声音里深深悲恸感动。

无论如何，他说的是真话，他们的确在恋爱。

“意外终于发生了。”

振川抬起眼，忽然之间，他遍体生寒，汗毛直竖，有不

吉预兆。

“约两个月前，如琰遇到车祸。”

啊，振川动容，她变了残疾人，但孙竟成还是同她订婚，他有这么伟大？

“也是这样的大雷雨夜，不过气温要高得多，深夜，她与我通电话，她说想念我，要见我，振川，你知道热恋中的男女总是这样的，她与母亲同住，而我有自己的公寓，所以竟由得她开车来我处。”

孙竟成用手掩住脸。

电光在窗外闪个不住，照得他面孔阴晴不停，十分古怪。

“她的跑车在公路上失事，振川，你应当看到现场恐怖的情形，欧洲性能最好的车子，撞成一堆废铁，难以辨认，据警方说，造成这样的损害，非得巨大的货柜车迎头撞，但该公路禁止大型车辆行驶，而且现场一点凶车的痕迹都没有，换句话说，如琰的跑车像是忽然之间自动变成一堆烂铁。”

振川张大了眼睛，“她人呢？”

“奇就是奇在这里，照时间来说，她于晚上零时十分左右离家，廿分钟后驶抵现场，这是以时速八十公里推算，十二时四十分，已有人报警，说发现交通意外，整件事，发生在十二时二十分与四十分之间的一段时间内。”

振川很佩服孙竟成还能作出这样冷静详细的分析。

他却忍不住了，“她人呢，老孙。”

“警方赶到现场，发现她躺在公路沿海的草坡上，昏迷不醒，离开车子残骸，约莫三十米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振川，你明白为什么我把时间及距离的细节记得那么牢了吧。”

“因为整件事不可能!”

“是，她应该被夹在车身之内，即使脱出，也不能爬行三十米。”

“她受了重伤?”

“不，振川，她连皮外伤都没有。”

振川惊愕地看着老朋友。

“连擦破的痕迹都找不到。”

“你两个月前为什么不来把这件事告诉我?”

“只要她活着，只要她没事，我已经乐得流泪，还管什么其他?”

振川跌回沙发内，觉得头昏脑涨，也斟了一杯酒大口喝下去。”

“如瑛在医院里休息了三天就出来了，交通意外不了了之，双方经过这一次，觉得人生无常，宜速速抓紧欢乐时光，于是就订了婚。”

“实不相瞒，订婚后她搬来与我同住。”

“后来发生什么事?”

“说，发生了什么事。”振川紧张地弯着身子。

“我不知怎么形容才好。”

“照事实说呀。”

“振川，柏如瑛不再是柏如瑛。”

这话虽然玄了一点，也并非听不懂，振川试探地问：“也许车祸之后受了震荡?”

“不，绝不，如瑛完全换了一个人。”

“她不记得她是谁？”

“不不不，她性格动静嗜好完全没有变，这种感觉只有最接近她的人才会知道。”

“是什么使你觉得可怖？”

孙竟成一怔，叫出来，“你看出来了。”

振川说：“你浑身颤抖，脸色发青，谁都观察得到。”

“振川，”孙竟成额角上的青筋涌现，“我怀疑如瑛不是人。”

听到这里，林振川反而松一口气。

不是人，难道是鬼不成。

“我亲眼看见，亲身经历。”

“看见什么，她在晚上，除下皮相，以彩笔描绘修补？”

孙竟成大力喘着气，走近窗口，手放在玻璃上。

“振川，你说过，男女双方分手，男方切忌提及女方不是。”

“是，这是做男人最起码条件，人格要紧。”

“振川，你肯不肯为我做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孙竟成把一只指环交给他，“把这送还给如瑛。”

振川跳起来，“这是苦差，我又不认识她。”

“不认识只有更好。”

“老孙，你究竟遭遇到什么？”

“今天晚上，我们在家吃饭，她亲身下厨，那一道龙虾汤，竟是墨绿色的，我，我，我不敢喝，她坐在我对面，眯着眼，笑着催我快吃，我耐不住昏黯的灯光，去开亮了顶

灯，要跟她说话，趋向她面孔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？她的瞳孔受强光刺激，缩成一条竖线！”孙竟成嚎叫起来，“同猫眼一模一样。”

振川呆呆看着老友，一时不能接受他说的话。

“我无法再忍，逃了出来，振川，你可别说我眼花，我知道我没看错。”

振川喃喃说：“猫儿眼。”

“我不能再同她一起生活下去。”

“我以为你爱她。”

“我爱的是柏如瑛，”孙竟成的声音尖且高，像是要藉此发泄心中至大恐惧，“不是一个女巫！”

“女巫！”

孙竟成已是惊弓之鸟，忽然间他指着墙角，大声吆喝：“谁，谁？哎唷，振川，她追上来了。”

振川转头一看，站在书房门口的是他管家老区。

人吓人的效果惊人，老区也跳起来，“少爷，什么事，他是谁？”

振川把竟成按下，“老区，去给我们倒两杯热茶来。”

“半夜了，少爷，我听到异声才过来看看。”老区疑惑地盯牢不速之客。

振川向他保证，“我们没事。”

老区走开。

振川觉得孙竟成与柏如瑛之间已无药可救。

他怕她怕到这种地步，再拖下去也无益，这件事宜速速加以解决。

雨势小了一点，老区倒出香浓的普洱，室内气氛缓和下

来。

振川以老朋友的身份不怕冒昧的说：“看得出你已不再爱她。”

“不，振川，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——”

“把一切因由浓缩，你是否不再爱她？”

孙竟成不由得点头，“我连家都不敢回。”

“可以约她在外头见，把戒指还给她。”

“我不想再见她，今夜，我本想同她摊牌，但她已有未卜先知之大能，她存心毒杀我。”

振川心想，孙竟成不行了，工作压力太大，他撑不下去，他所说的故事，实难置信，若非是老同学，振川一定会怀疑这是他飞甩未婚妻的最富想像藉口，又若非一开始就答应相信他，此刻振川说不定已出言讽刺。

“振川，帮我忙。”他哀求。

“我还是觉得应该由你亲自把戒指还给她。”

“那么随它去吧，我已决定到美国去躲一躲。”他竟撒起赖来。

振川啼笑皆非，“你肯定你们曾经深爱过？”

“换了是你，你的反应可能比我更糟。”

“不，”振川肯定的说：“我的爱经得起考验，我爱人爱一辈子，即使她变成一条八爪鱼，我也要设法了解她。”

孙竟成怨怼的说：“说时容易做时难。”

“假如柏如瑛真的因车祸而生理起超自然变化，你不怕她令你坐的飞机失事？”

这话一出口，振川就后悔，他没想到孙竟成的脸色会变得似泥土那样黑。

他把老孙安置在客房。

孙竟成累极垮在床上，振川一整个晚上都听到他开口说梦话：“如瑛，如瑛，”他叫。

看样子也不是个没良心的人。

他的遭遇，可信成分到底有多少？

倒是振川一夜没睡好。

男女间感情本来异常脆弱，一点点小事都可导致它失去平衡，有许多因由，他不愿说，振川也不能逼他说。

第二天振川醒来，只听得窗外潇潇雨 滴滴 嗒 嗒，犹 未 停止。

下得楼来，管家老区递上早报，说：“孙少爷 要 我 跟 你说，他先走了。”

什么，这家伙。

“还有，他留下这个，请你无论如何帮他办一办。”

老区取出一只指环。

普通的白金婚戒，内则刻着微丝细字：柏如瑛，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这原是他们订下终身的好日子。振川 有点心酸。

做不做这个狗拿耗子的老好人呢。

怕只怕柏如瑛这个摩登女巫迁怒于他，连他也一 举 消灭，知道别人的秘密，终究是个负担。

最好过一段时日，待孙竟成安全抵达美国，一切无恙，才办这件事。

振川把指环放进抽屉。

下午，太阳出来，大白天底下，振川觉得孙竟成昨夜那个故事好不无稽，便吩咐女秘书打电话到老孙写字楼去。

秘书过一刻回来同他说：“那边说孙先生放了大假，动身到纽约去了。”

振川一怔，老孙竟来真的。

“有没有那边的地址？”

“我问过，没留下。”

也许他根本不是到北美洲去，振川既好气又好笑，也许老孙跑到海地找巫毒教长老去寻求以毒攻毒的办法去了。

事到如今，振川觉得他有必要同柏如瑛小姐连络一下。

在本市，要找一个有姓有名的人，并非太难。

秘书球球说：“柏小姐在柏氏建筑公司上班，电话已经接通。”

振川放下心来。

会上班的女巫，大约同平常人没有太大分别。

他取过话筒，报上姓名：“柏小姐，我叫林振川，是孙竟成的好朋友。”

那边沉默着。

“柏小姐？”

她说话了：“孙竟成呢？”

她竟不知他去了美国，振川觉得她道行有限，随即又想：怎么会相信老孙的鬼话！

振川告诉她：“竟成旅行去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柏如瑛的声音不刚不柔，恰到好处，清脆玲珑，十分悦耳，此刻语气中带着淡淡哀愁，更加吸引。

“他有一件东西在我这里，托我交给你。”

不需要很聪明的人，也知道那是什么。柏如瑛又沉默

下来。

振川十分同情她。

过一会他说：“由我到你公司来吧。”

柏如瑛的反应一如任何正常的女子：“太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下午五点正，可方便？”

那是下班时分，正经事应当办完，振川十分识相。

“下午见。”柏如瑛结束这一次谈话。

振川把他所得的印象组织一下。

她很难过，但不至于自暴自弃，废寝忘餐。

她仍在公司里，进行日常的工作，面对现实。

振川知道女性比男性更重视感情，受此创伤，而能坚挺，实在不容易，他自然而然站到柏如瑛那边去。

女巫不女巫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柏如瑛私人办公室是浅灰紫色的，秘书坐在小小接待室，穿同色制服，见到振川，抬起头来，“林先生，柏小姐等你呢。”站起来为他推开办公室的门。

柏如瑛站在窗前，窗外是碧蓝的大海，澄蓝的天空，赏心悦目。

室内不止她一个人，另有一位年轻男士。

她听见振川进来，立刻转过头招呼，“林先生，请坐。”

振川看到她面孔，没想到她秀丽若此，倒是一呆。

柏如瑛对那位年轻人的态度冰冷，“对不起，我与客人有话要说。”她逐他走。

年轻人霍地站起来，这样简单的动作，都给人一种张牙舞爪的感觉，他长得非常英俊挺拔，鹰般的眼睛鼻子，尖锐得使人不安。

若果说振川是只圆球，那么，年轻人肯定是棱镜，同时也光芒四射。

柏如瑛没有为他们介绍。

年轻人看也不看振川，抖动着外套，潇洒地离去。

很明显，他与柏如瑛之间的对话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不甚愉快。

振川坐下来，轻轻咳嗽一声。

室内发生的事已使他有点困惑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振川看着柏如瑛，怎么由她先道歉。

“那是家兄，”柏如瑛仿佛很无奈，“性格嚣张。”

“呵，没有关系，”振川据实说，“我这个人无所谓。”

柏如瑛苦苦的笑一笑，“竟成说起过你，赞你是好人。”

振川更正她：“老好人。”

她真笑了。

柏如瑛对着光线，振川细细打量她毫无瑕疵的脸，特地留意她的瞳孔，暗骂孙竟成见鬼，人家的眼同常人的眼，一点分别都没有。

“是竟成叫你来的吧。”

振川点头。

“戒指呢？”

振川递过戒指。

控制得再好，柏如瑛也不禁激动，接过指环，放进抽屉，别转面孔。

振川暗暗叹气。

他听得柏如瑛说：“今年流年不利。”

振川意外，没想到她还能发挥幽默感。

她说下去：“黑如墨斗。”

振川益发觉得难过，不能哭，就得笑，成人的悲哀。

“要不要出去喝杯东西？”

“我不能变成你的负担。”

“胡说，我们是朋友。”

柏如瑛看着他，“朋友？你没有听过孙竟成的故事？”

振川维护老同学，“老孙可没说什么，他只是……无胆入情关，顾虑太多。”

柏如瑛说：“他不用避开我，请告诉他，我已搬回家去。”

她拿起手袋，振川替她开门。

秘书把大衣递过来，振川替她穿上。

振川是个老式人，一向认为女人再强是她的事，在他来讲，她们始终需要呵护照顾。

他们一起出门。

在电梯中，柏如瑛说：“林先生，那杯饮品……改天吧。”

振川欠欠身，“当然。”

“谢谢你为我跑一趟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在商业大厦楼下，振川刚欲与她道别，深庆任务完成，还没开口，一辆白色的开篷车溜过来停在他俩面前，刹车发出惊人刺耳的尖声，振川连忙拉着柏如瑛退后一步。

车内是那个年轻人，他扬声对他妹妹恶狠狠地警告：“今天晚上，你好好想清楚，明天我来拿答复。”

柏如瑛即时回答：“不用了，柏如瑛，我立刻可以告诉你，你不用痴心妄想！”